



万 象 丛 书

杜 卫 东 等 著

都市里的保姆世界



· 万象丛书 ·

都 市 里 的 保 姆 世 界

杜卫东 等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尚佩芸

责任编辑：吴 晔

·万象丛书·

都市里的保姆世界

杜卫东 等著

*

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6开 印张4 字数50千字

1988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20,000 定价：1.10元

I S B N 7—80002—042—8/I·22

编 者 的 话

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《万象丛书》，是在改革、开放的新形势下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报告，也是一套带有社会调查性质的著述和作品。

改革，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。它触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、各个层次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、各个角落。它的过程，充满着时代潮流与历史陈迹的冲撞，守旧和进取的角逐，科学与愚昧的消长，新与旧的交替，正确与谬误的斗争。因此，为了探索改革的道路，推动改革的深化，我们应当了解社会的现实，理解各阶层人民的意向和追求，创造和喜悦，矛盾和困扰，反映形形色色，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。

我们愿这套《万象丛书》，能够为认识社会，了解国情，接触实际，亲近人民，提供比较丰富的，真实准确的，富于精彩的信息和画面。

本丛书面向对新事物富有敏感的青年，也面向全社会的广大读者。它的体裁主要为报告文学、调查报告、社会问题研究，兼收部分旅游、民俗和以文学艺术为中心的作品。欢迎作家、记者和学者为本丛书撰稿，并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建议和批评。

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

1988年1月

目 录

“帮主”	韩 磊(1)
都市里的保姆世界	杜卫东(36)
中国的“恋爱角”	杜卫东(87)

“帮主”

韩磊

李伍是个怪杰，是个依靠自己的本事一手打出天下的怪杰。今天，在北京西四一带，他的大名响亮得很。然而他一不行乞，二不讨施，体体面面，有着正当行当。所谓“丐帮帮主”，那是他看了一部武侠小说后自封的。他的实际职业是“保姆头儿”。

说来颇近荒唐，三十八九岁的大汉，竟是什么“保姆头儿”，令人不可思议。提起保姆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菜市场前每天清晨聚集的女孩子。她们的年纪差不多都在二十岁上下，穿戴略嫌乡气，每每用了老练或自认为老练的目光注视着南来北往的北京市民。他就是这么一群人的“头儿”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李伍插队十一年后，自己把自己办回了城。回城后，父母已过世，在家闲着没事，只好出来找点事做。一天，有人求他到附近按摩医院“帮

个忙”，他去了一看，原来是伺候那些动弹不了的病人。患者又都是老头，请女孩子不方便，于是改请“保男”。李伍琢磨着整天端屎倒尿，喂饭擦身，这活又脏又累，但具有诱惑力的是挣钱多，三顿饭管吃，每月工资一百元。一百块钱，对于李伍这个穷汉，和一万块钱并没什么区别，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于是一咬牙，答应下来。干了一阵之后，只要不怕恶心，其实并不算很累。李伍在农村放羊时，常在粪叉子上架起老玉米烤着吃，因此“一不论百不论”，毫无怨言，整天乐呵呵的。同室病人看着眼馋，对陪住的家属说：“给我也请这么一位来，你就可以去上班了……”家属寻遍九城，也找不到一个闲人象李伍这样乐意干这行的。李伍早看出苗头，时不时也给同室病人擦擦身，说几句贴心话，这么一来，对方更离不开他了。最后，病人家属请李伍喝了一顿酒，酒酣耳热之际，家属说：“这样吧，李爷，八十块钱，我家老太爷您顺手给包下来吧！”

最后，全室十位病人，除一位能下地的之外，六位半身不遂患者都让李伍“一勺烩”了。晚上，他打开行军床，倒头便睡，只要铃声一响，他一骨碌就爬起来。原来，他给六位病人每人手上拴了一只小铃铛，每当病人夜间要小便时，只须将铃铛一晃，李伍便寻声而来。无疑，这是他昔日

当羊倌时的看家本事。

李伍这人，真正的本事在于占了你的便宜，还让你觉得于心不忍，仿佛李伍吃了亏。六位患者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，性情全移，对家人都动辄怒骂，可对李伍却奉若神明。每一位临出院前，都依依不舍地说：“李爷，跟我回家去吧？”李伍当然不去，但满口贴心话，甜得蜜里调油。老病人走了，新病人来，患重病的人总是迫不及待地急于住进医院，李伍也就总是具备以逸待劳的优势。

他把病人家属的心理琢磨透了。开始两个星期，他绝不帮忙，绝不插手，看着病人家属当孝子。两周后，家属逐渐开始厌倦，冷漠，但要面子的人，不能让人背后说不孝，于是觉得请保姆合算。

就这样，一年下来，病人不断，李伍因而致富。除夕之夜，妻子捧着一杯酒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这一年你可吃苦了，我敬你一杯……”

李伍却沉吟不语。

“我累死，一年能看护几个病人？我们总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吧？到身体不行的时候再考虑就晚了！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呢？”

李伍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说道：“做买卖！”

李伍早就盘算好了。他想开个“保姆信托公司”，包揽这一方的保姆市场。谁想请保姆，得找我李伍；给我手续费我就给他找，不给就让他找不成。

可是，保姆是来去不定的，请保姆的人家往往通过熟人、朋友介绍，谁会经过李伍这一道关口？就算经过李伍，人家肯不肯买他的账？

李伍是个老谋深算的人，他有他的一套办法。近来，他读了不少报纸，知道了许多事。象他家这两间平房，正好在当街，属于“铺面房”。如果开起铺子，政府是要给予优惠的。另外，北京市饮食网点不全，吃饭难的现象遍及全城。政府为了鼓励个体户办饭馆，规定如办饭馆头两年可以不纳税。他根据这两条新闻，综合成一个信息：“开饭馆是可以马上赚钱的。”这个信息同时撞击了一个他深思熟虑很久的信息：“保姆业是无烟工业，可赚无本之利。”把这两个信息一归纳，李伍的脑门子发亮了——开饭馆赚钱用来投资保姆买卖，从保姆买卖捞回油水再去补充饭馆的营业，从而把饭馆做为垄断保姆市场的一个据点。

他觉得这主意不错。眼下他手头这点钱，差不多够买点什么锅碗瓢盆的，再添点粗笨家伙，油漆一下门面也就够了。人手吗？干起来再说。

除夕之夜的梦，过了两个月成了现实，饭馆

居然开起来了。开张那天，红红火火地放了挂鞭炮，“李记二荤铺”的牌子就挂起来了。平房两间，一间是门面，摆着四张桌子，十六把椅子；一间是厨房兼卧室。李伍是外掌柜，妻子是内当家，经营起南北风味，应时小炒。开张一个月，生意还算兴隆。

李伍在医院时，就有意笼络那里的保姆们。他注意到，小保姆虽然各行其事，但却是一个串通一个有联系的。抓住一个，等于抓住了一条线，好比池塘里钓青蛙，钓上一个跟着一串。

他了解到，浙江保姆细妹，是不满家庭包办婚姻逃出来的，几年之内回不去。她看护的病人脾气又相当古怪，因此她愿意换个差事。于是他以每月四十五元工资的价钱使细妹辞了保姆工作来当女招待。细妹天生爱干些洗洗涮涮的家务事，来后不久，愁颜顿扫，人也白胖了。医院的其他保姆看着动心，找上门来，拉住李伍的袖子央求道：“李大爷，给我也换个地方吧，求求您了……”李伍一脸和气：“小大姐，放心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”这样，李伍的店里又添了几个南腔北调的姑娘，菜谱上又添了几道名不见经传的家乡菜。

李伍的妻子问：“李爷”，近来她也不知不觉地随着叫开了，“养这么多人不是事儿……”

李伍笑道：“你放心，等她们把同乡都串起来……”

从西四到丁字街，整整三条街，有着数不清的个体“夫妻老婆饭馆”。这种饭馆，多是经营面条饺子等面食的，也有兼卖炒菜和涮羊肉一类的。铺面一般不大，但前后进院都很深。在后面整好了饭菜，再一道道端到前面来。通常是丈夫掌勺，老婆算账，差不多都缺一个女招待。李伍认准了这一点后，就开始实行他的计划。一方面，他主动上门，问要不要找个里外都行，手脚麻利的南方小姑娘来帮忙？条件是管吃住，每月五十块钱。对方听了，差不多都同意试工，于是商定，试工满意后，付李伍跑腿费十元。另一方面，他利用小保姆的社会关系，竖起招兵旗，招募她们来当女招待，暂时当不了就先到医院去“淘淘金”，等待时机。那些在人家里干惯了的小保姆，一旦脱离了俩居室的牢笼，来到市面上干活，没有不欢天喜地的，干活都很卖力气，于是多被人家留下。李伍和这些姑娘商定，一分钱谢礼不要，只是一样，一年之内的工钱，除去每月零花外，必须如数存在这里。开始姑娘们听了不觉踟蹰，李伍拍着胸脯说：“放心，跑了我李伍，跑不了老婆孩子，跑不了我的店！收条一张也不少你们的……”最先这几位姑娘，和李伍在医院“共事”

过，很信任他，照办了。后来的几位心想，钱放在身上也不妥当，干脆存在李伍那里，有空还能跑去白吃一顿饭。

四月，李伍给七个姑娘找到了工作。

五月，李伍给十个姑娘找到了工作。

六月，李伍的计划终于见了成效，他手头有了上千元的“活动资金”。他立刻把这些钱分别押在两家即将开业的小饭馆上，说好每月按百分之四十分红，成为仅次于店主的最大股东。

九月，李伍手里的钱超过数千，而且每月的红利已经开始源源而来。他不仅又押了几家饭馆的股份，而且还开始低价盘进，高价卖出了两间铺面。最后，连他的“李记二荤铺”也神不知鬼不觉地盘给了别人，只是有一样，他和他老婆照样在那儿吃饭、睡觉、“办公”。

李伍由店主变成了股东。他再也不用为每斤青菜的价钱和菜农计较了，他再也不用为在啤酒里对水之类的事发愁了。他要考虑的只是姑娘们，这些会下金蛋的笨鹅。天气变了，姑娘们要添换季的衣服，他主动提醒她们，指定她们到他所信得过的店去做衣服，往往做得又快又便宜。秋风一起，他包一辆车，拉着她们游香山、赏红叶，所有的店主没有敢拒命不放假的。他深知姑娘们爱照像，于是三斤羊肉片，把照像馆的大爷

灌得发昏，当下拍出几个彩卷来。李伍到姑娘们面前夸了海口，春秋两季各奉送彩色照片三张，并负责寄回各人原籍，以减缓骨肉分离之苦。姑娘们惊喜之余，觉得李伍就是留着寸头瘦了一点的如来佛。

他手里掌握了这些姑娘，并通过她们了解他所投股的饭馆的经营情况。如发现有经营不善的现象，他就要以股东的身份警告店主，甚至考虑盘下来给别人，在这一点上他绝不心慈手软。

他仍旧不时去医院，但不是去给自己谋差事，而是给刚到北京来的小姑娘找主顾。他吃准了病人是源源不断的，而小姑娘联袂而来也是源源不断的，这是两项取之不尽的能源。他热心帮助那些初出茅庐的小姑娘，使她们充满自卑的心灵里留下一个和蔼可亲的鲜明印象。他在这一点上做得十分细致而有耐心，他不轻视任何一个人，但又不放弃观察每一个人手脚是否勤快的机会。倘若他觉得此人不行为，就不考虑介绍到饭馆去，而是想方设法劝说病人出院后把她带回家去。但同时留下口风，让她随时到“李记二荤铺”坐坐，玩玩，有机会就介绍她去当女招待，总之让对方觉得他会带来希望。

一年过去了，经他介绍工作的外地姑娘，仅安徽一帮，就有五十余人。到了领钱的时候，他

大摆宴席，当众分别发给每个人，分文不少，还多了十块。姑娘们笑问其故，他满不在乎地说，银行还给利息呢，李大爷哪能那么小气？许多姑娘当时又把钱还给他，说是接着再存一年。那些存了钱而未满一年的姑娘，一颗心都平平稳稳地放了下来。连那些未存钱而仍然当保姆的姑娘，都十分羡慕地想把钱存在李伍这儿。李伍兴头上，命令撤去酒席，搬开桌凳，打开录音机，让姑娘们尽情扭一扭。这些平日低头做人的姑娘，从无开怀放肆的机会，此时此刻，天真烂漫的本性全部流露出来，笨拙地模仿着迪斯科舞步，笑得直不起腰。李伍也跟着扭，突然，一个在病人家里当保姆的小姑娘，喝得两颊喷红，拉着李伍央求和她跳一个“她家小姐常跳的贴面舞”。李伍心头一惊，酒醒了一半，连声说：“我都小四十的人了，别弄这个……”

此时此刻，李伍心花怒放，他没法不乐，他的计划实现得如此圆满，他的生活变化之快令人吃惊。没有人挡他发财的路，派出所所长、工商管理处处长家的保姆都是他给介绍的。他使他们低价雇到了勤快的保姆，对他不胜感激，却不知她们另外每月从他这拿津贴。他的算盘是这么精明，迄今不曾失误，但是，社会不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……

对于李伍的成功，社会上并非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李伍的钱财越多，他所倚以取胜的法宝就越来越藏不住。在一个飘着薄薄雪花的早晨，一位黑大汉率领一群脑袋缩在羽绒服里的小青年，来到了“李记二荤铺”的门前。

很猛烈的几声敲门。

李伍披衣出来，悚然一惊，站在对面的黑大汉，是附近很有名气的摔跤高手兼“同义居”羊肉馆的店老板黑老大。这黑老大，附近居民没有不知道他的。今年四十出头，过去年轻时在什刹海业余体校学过武术，到内蒙古插队时，又和当地人学了一套很高明的摔跤本事。回城后，自己开了一家羊肉馆，生意满不错；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四十得子，老婆却因难产死在手术室，给他留下一个儿子。黑老大为这受了刺激，从此每夜必饮，每饮必醉，每醉必怒，每怒必要骂人，时常干出些不伦不类的事来。李伍虽没和他打过交道，却一直暗中提防着他。

“你就是李伍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对方轻蔑地一笑：“张三李四，哪儿出来个李伍？”

“大哥有何见教？”李伍不慌不忙地问。

“告诉你，大爷我不许你到我们那条街上干

坏事。我们那儿的铺子，都多多少少有我的股份，用不着你来入股。你觉得你财大气粗是不是？大爷我不尿你那一壶！”

李伍这才明白过来：前几天，有两家因原料进货供应不善而生意清淡的饭馆，来找他商量入股，希望他能帮助度过青黄不接的淡季。当时李伍并没同意，只是答应考虑，因为那条街稍远了一点，他怕鞭长莫及，谁想因此而引起了祸事。

李伍定定神，微微一笑：“原来为了这事，我并没敢冒犯大哥……”

“还敢赖账？”黑老大一声断喝：“我今天特地来冒犯你！这是你的铺子？三千块钱，我盘下了，干不干？”说罢挑衅地看着李伍。

“有话好说，何必……”

“放屁！”

李伍脸色铁青，看了黑老大半天，嘴里蹦出几个字：“请问，你有大爷吗？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无不大惊失色。原来，这句话是北京小胡同里黑话的最高一档，地位仿佛是座山雕的“天王盖地虎”。意思是不管你回答“有”或是“没有”，只要一答腔，对方接过来就是一句“我日你大爷”！这是大打出手的前兆。

黑老大一怔，马上就恢复了常态，冷笑道：“真看不出，是条汉子，请吧！”说着往街心退了